

长篇历史小说

李泽文 / 著

MILU CHUANQI

传奇

米鲁

这事开始本来只是一场上司之位争夺，最后却扩展到普通百姓纷纷参与，最后发展成为公开反贪官、反朝廷的少数民族起义。起义的带头人正是普安州彝族土司隆畅的夫人米鲁，她自封「无敌天王」，彝族同胞和普通百姓纷纷响应，加入到起义军中。她带领起义军在拖长江中大败明军，俘虏统兵镇守太监杨友，格杀布政使同征，按察使刘福及都指挥李宗武、史幅、李雄、吴远等朝廷命官，朝廷震动，史称「米鲁之乱」或「米鲁事件」。关于彝族妇女米鲁，多年来史家对其评判各说一词：一说朝廷对彝人的大肆屠杀，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皆因米鲁引发动乱所致，描述其淫乱、嗜杀、十恶不赦；一说米鲁反贪官、反封建皇帝，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典型代表，实为彝族同胞特别是妇女同胞中的杰出人物。是非功过，孰是孰非，各有立场。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米魯

MILU CHUANQI

李泽文 / 著

傳奇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鲁传奇 / 李泽文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221-15011-0

I. ①米… II. ①李…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0413号

米鲁传奇

李泽文 著

责任编辑	唐皓
装帧设计	陈电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 刷	贵州创兴顺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30.5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5011-0
定 价	48.00元

一个湮没了五百年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部彝族同胞反抗朝廷镇压的传奇

——题记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纳乌牧初次相见 借醉酒挑衅汉官	3
第二章 火把节欢声笑语 为结盟沾益和亲	22
第三章 都指挥敬献玉佛 板落营夜生变故	44
第四章 阿古束黑夜救主 锁深闺万般无奈	62
第五章 西山寺避雨偶遇 再相见时过境迁	81
第六章 遇埋伏隆礼受伤 献阿嫫计赚汉官	101
第七章 判官府大宴宾朋 入豪门适乌立威	121
第八章 求省亲米鲁遭拒 信谗言父子反目	141
第九章 阿先寨隆礼避难 被驱逐米鲁含冤	162
第十章 缉隆礼明修栈道 除阿保暗度陈仓	181
第十一章 阿计营血流成河 顾大局网开一面	200
第十二章 兴彝兵缉拿真凶 十里塘腥风血雨	220
第十三章 待援兵困兽犹斗 毒隆畅丧心病狂	240

第十四章	存私心杨友劝和 贪立功刘英讨伐	260
第十五章	十里塘大败官军 讨适乌围困安南	280
第十六章	巡按使奉命招安 东宁伯兴兵发难	297
第十七章	猴场寨承天称王 拖长江大败官军	314
第十八章	普安城围困义军 强突围米鲁受创	332
第十九章	都指挥威逼利诱 土知州舍卒保帅	350
第二十章	惜黎民心性大变 争袭位蠢蠢欲动	367
第二十一章	除异己血洗必黑 袭普安再举义旗	385
第二十二章	阿马坡妙计设伏 木勒寨官军胆丧	404
第二十三章	月明夜再败官军 北盘江险中求胜	420
第二十四章	调重兵八路围剿 起义军身陷重围	437
第二十五章	拖长江义军突破 遇凤英米孕被俘	454
第二十六章	乐民所功亏一篑 马尾笼生死对决	471
后 记		479



引子

大明王朝有了开国之初的洪武之治后，江山越发坚固。到第九位皇帝弘治帝时，为进一步加强皇室的中央集权，“改土归流”政策进一步推行，从而引起了湖广一带的苗族起义。大明王朝于是对边疆的少数民族采取军事上疯狂镇压以打击少数派，政治上采取拉拢、迟缓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笼络多数派，授意地方官在苗、彝等土司中挑拨离间。

曾经受到皇封的苗、彝土司一方面加紧扩张势力，就地坐大，以利在朝廷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或能与朝廷抗衡或能坐地要价。土司集团在利益驱动下，开始钩心斗角、互相倾轧。纷纷拿出看家本领，拼命讨好、拉拢、贿赂地方官，而这些得到好处的地方官，把土司间的明争暗斗视为自己左右逢源、捞取好处的生财之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乐得坐山观虎斗。土司之间已经互不信任，一方面要防着汉官，生怕汉官栽赃一个谋反之罪；二要防着周边的土司，一有不慎就会受到排挤和倾轧，苗、彝之间甚至是同族之间的土司也不例外。于是乎，黑云压城、风雨欲来。

弘治元年（1488年），大明朝第九位皇帝登基，这个皇帝就是弘治皇帝朱佑樘。史家称弘治是个好皇帝，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女色，勤于政事，重视司法，言路大开，努力扭转朝政腐败状况，驱逐奸佞，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史家将这段时期称为“弘治中兴”。但由于他居深宫，地方上的事情都是那些得到好处的贪官报上来的，完全是一副歌舞升平、四海安定的景象。



而那些贪官越发变本加厉，大肆搜刮。这些民脂民膏无疑是以普通百姓身上搜刮而来，在歌舞升平的背后，正是普通百姓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穷苦百姓无不怨声载道。

弘治十二年（1499年），山高皇帝远的贵州普安州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这事开始本来只是一场土司之位争夺，继而却扩展到普通百姓纷纷参与，最后发展成为公开反贪官、反朝廷的少数民族起义。起义的带头人正是普安州彝族土司隆畅夫人米鲁。她自封“无敌天王”，得到彝族同胞和普通百姓响应。她带领起义军在拖长江大败明军，俘虏统兵镇守太监杨友，格杀布政使阇钲、按察使刘福及都指挥李宗武、史韬、李雄、吴远等朝廷命官，朝廷震动，史称“米鲁之乱”或“米鲁事件”。

关于彝族妇女米鲁，多年来，史家对其评判各说一词：一说朝廷对彝人的大肆屠杀、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皆因米鲁引发动乱所致，描述其淫乱、嗜杀，十恶不赦；一说米鲁反贪官、反封建皇帝，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典型代表，实为彝族同胞特别是妇女同胞中的杰出人物。

是非功过，孰是孰非，各有立场。

第一章

纳台牧初次相见 借醉酒挑衅汉官

云南沾益。

过了春节，沾益这个地方还夹缠在初春的寒风中。

春节虽然不是彝族同胞最为隆重的节日，但自朝廷推行土流并制制度后，一些彝族也学起汉人过春节，尤其在贵族中，也把春节当成极为隆重的节日。知州府里，欢度春节的彩灯还没有拆除，春节过后，也是这些彝族的上等人走亲串门的日子。这些日子，更是知州安民大人收受各营“台牧”（缴纳税银）的时间。沾益州是明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保存实力较为强大的一个彝族土司治地，虽然土流并治，但流官势力较弱，平时也得看土司头人土知州安民的脸色。

安民平日里，读书写字、喝酒玩乐一样不落下，一应政事都是交给身边的两个师爷去料理。这两个师爷：一个是年纪较大的，前任土知州的师爷，也是安民的汉学老师；而另一个年纪较轻的，是安民从小的伴读，府里人称二师爷。每年这个时候，应该是辖区里那些营长前来交纳“台牧”（税银）的日子，只要按时交纳足够的“台牧”，他只要每天陪着这些带着税银前来的营长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说些彼此恭喜庆祝丰收的话，一年也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去了。

天刚刚亮，二师爷禀报说，正月初十，正是板洛营交“台牧”的时间。



沾益州那些营长缴纳“刍牧”都有先后顺序。彝人等级非常森严，所谓“营长”，其实就是土司之下为土司管理一个地方的头人。他们比“丫头、娃子”地位略高，下面的人也称他们为老爷，他们替土司头人管理土地、征收各种税赋，效忠于土司头人，也有营长势力渐渐坐大，取而代之的事例。

板洛营是辖区中管辖地盘最小的一个营，所以从正月初五开始，排到板洛营正好是正月初十。彝族本来有自己记录日子的历法叫太阳历，一年以十个月计，但相比较汉人的记录方式要复杂得多，久而久之，除了一些守旧的老辈人还依照“太阳历”计算日子外，一般都采用了汉人的记历方法。

板洛营是辖区内较为偏僻的一个营，要赶在初十这天早上第一个向知州大人请安，营长洛福必须头天晚上启程。

知州大人安民刚刚起床，接过丫鬟递过来的漱口水，漱了下口，师爷在门外禀报：“板洛营营长洛福携子福佑求见。”

听到禀报，安民不慌不忙地把杯子递给身边的丫鬟，然后伸直双手，让丫鬟给他穿上官服，正了正衣冠。这官服是朝廷专门为他们这些土官定制的，虽然只是从四品的官服，但在沾益一带，那也是最大的官了。

穿好衣服，丫鬟拉开门，师爷在门外低头恭敬地等候着。

安民走出卧室，立即有两个卫兵一左一右地护在他身边，安民笑笑说：“这是在自己家里，这样紧张兮兮地做哪样？”

师爷给安民披上“察尔瓦”（即彝人男子披在身上的毡毯）后说：“营长求见，这是惯例，请老爷见谅。”

所谓师爷，身份地位比一般的幕僚高，常常兼顾管家之职。如称二师爷，说明以前伴随老老爷的师爷还在。他们一般打小就已经开始陪伴老爷了，小的时候是少爷的伴读，待少爷成了老爷后，就成了师爷或管家。大家习惯将陪伴老老爷的人称为师爷，陪伴新老老爷的就成了二师爷了。他们常年陪伴在老爷左右，出谋划策时就是师爷，管理府中一应事务时，就是管家。也只有得到朝廷敕封的土官府里的人家称师爷，民间普通百姓，一般都称为管家。

过去营长借缴纳“刍牧”时，攻击土司头人的事时有发生，二师爷只得按照土司出巡的规矩安排保护好土司头人。

原来个子不是很高的安民，披上毡毯后，顿时感觉威武了许多。

安民一边朝正屋走，一边说：“过去确实发生过营长借进贡的机会谋刺土



司的事。今天都初十了，这个板洛营长洛福是营长中最守本分的一个，师爷多虑了。”

师爷于是挥手让两个护卫退后了几步。他亲自扶着安民老爷的手走进了正屋。

这里正是安民这个土知州大人平时处理政事的地方。正屋的大门上，挂着一块牌匾，上面是“明镜高悬”四个字，四个字的上方用彝文书写着同样的内容，只是彝文比汉文要略小一些。

正屋的上方摆放着一张大桌子，那正是安民办公审案的案桌。安民坐下后，一直跪在地上的洛福这才抬起头来大声禀告说：“板洛营营长洛福携子福佑拜见知州大人，愿大人福寿安康！”

安民笑呵呵地说：“洛福呀，你年纪也不小了，起来说话吧。”

洛福说声谢谢后这才站了起来，可他身边的福佑却没有站起来，还是跪着，连头也没有抬起来。

安民顿时来了兴趣，故作严厉地说：“你就是福佑吧，你为何还要跪着？”

跪着的福佑看上去十五六岁的样子，听见安民问话，头还是没有抬起来，低着头答道：“知州大老爷只是令父亲起身回话，并没有命令晚辈起身，所以一直跪着，不敢造次。”

福佑虽然跪着说话，头也没抬起来，但声音朗朗，中气十足，左耳上的银坠子一闪一闪的。

这下安民对其更加有兴趣，他朝洛福爽朗地笑着说：“洛福，好家教呀。”

洛福说：“回知州大老爷，这是礼数，小儿哪敢造次？”

安民对仍然跪着的福佑说：“你叫福佑吧，老爷我允许你起身回话。”

福佑这才站起来，大声说：“谢谢知州大老爷。”

看到站起来的福佑，虽然只有十五六岁，皮肤黝黑，但眼睛明亮，说话间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浑身上下透出一股机灵劲。这下安民越发喜欢上了这个少年，于是问道：“福佑，看你这身体，肯定从小你父亲就让你练上了吧，不知道你文的如何？”

站到父亲身边的福佑双手抱拳，低头回话道：“打五岁起，父亲大人就聘请了私塾先生，四书五经略知一二。”



安民更加惊喜地说：“我们虽为彝人，但这是汉人的天下，汉人的四书五经当然是要学的，而且要学精学透。有机会，老爷我亲自考考你！”

站在一边的洛福惊喜地说：“谢谢大老爷，犬子之福啊！福佑，快快谢过知州大老爷。”

安民只是随口一说，却想不到老实巴交的洛福竟会顺坡下驴，安民一时间也不好说什么，只得默认，微笑着看着福佑。

福佑紧走几步，又一次跪在了安民的面前说：“谢谢知州大老爷。”

这三个响头磕下去，安民只是呵呵笑着，算是收了福佑了。

安民开心地笑着说：“起来说话，起来说话。今天你们来了，一会还有件重要的事，你们父子俩也一起加入今晚特别的家宴吧。”

安民说要亲自考考福佑，那是要收福佑为徒了。中了状元，皇帝收为门徒，那叫天子门生。民间也依法效仿，讲究的是师出有门。为抵抗朝廷的“改土归流”政策，一些土司头人也广纳民间人才，收为己用，有的作为幕僚，有的直接收为门徒。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朝廷强行推行流官管理制度，根本意义就是废除土司制度，目的就是更好掌控地方，防止这些土司渐渐坐大，最后与朝廷作对。这些土司头人和普通百姓把朝廷任命管理地方的官员叫“流官”或“汉官”，而这些流官或汉官称土司头人“土官”或“土司头人”。土知府、土知州、土判官都是土官。

土知州大人要考福佑，那就是要将福佑收为门徒的意思。土知州大人喜欢福佑，甚至要收福佑为门徒，对一般的青年后生来说，那是一种荣耀，可谓是师出名门。难怪一向老实巴交的洛福会惊喜万分。而且土知州大人当即邀请他父子俩晚上一起参加家宴，那更是一种殊荣。彝族的等级是非常森严的，这些营长，在自己的辖区内，军政合一，也是长官，但他们都受知州大人的节制，只能算是一个头人，地位只比奴隶高一些。平日里，都是有事禀报，事了人走。远的，不用老爷吩咐，师爷会安排酒席，知州大人高兴就陪陪，不高兴都是由师爷打发了事。今天安民特意邀请洛福父子参加家宴，而且还说是特别的家宴，这个待遇是一般的营长享受不了的。父子俩顿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只是这个安民，自看到福佑，机灵乖巧，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再看福佑举止，得体大方，自然也就喜欢，随口也就收了下來。

这个时候，师爷才有说话的机会，拿着单子大声报告说：“板洛营‘乌



牧’，稻谷一百石、税银一千两、上等虎皮十张、豹皮二十张，白酒五百斤，各种土特产若干。”

安民打断师爷的话说：“行啦行啦。税银和其他的都收下，稻谷就免了，明几个洛福你自己带回去吧。”

听到安民这样说，洛福赶紧跪了下去说：“知州大老爷，这可使不得，今年虽然天灾不断，庄稼歉收，但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可是不能破的。”

安民说：“今年收成欠佳，我是知道的。你把这一百石稻谷带回去，能分就分些下去，共同度过眼前的饥荒要紧。”

安民这样说，那是真心要他把这一百石稻谷带回去了。站在一边的福佑赶紧再次跪下说：“知州大老爷体恤民情，实为我板洛营黎民之福。再次谢过知州大老爷！”

福佑这次真正地朝安民磕了三个响头。

洛福还想说什么，但看到福佑磕头，那是接受安民的安排了，也不好再说什么。这一百石稻谷，对他板洛营，那也许就是成百甚至上千处于严重饥荒中的生命。

安民起身，绕过桌子，亲自扶起洛福深深叹了口气说：“洛福呀，这每年进贡，也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在沾益，别看我是个知州，看上去似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你不知道的是，远在昆明，多少个比我还要大的官在那等着哩。等把各营的这些税银收齐了，我也得去趟昆明了。”

安民的意思洛福明白，远在昆明、曲靖、宣威，还有巡抚大人，按察使、总兵等一千大人，每年这些土司也是必须要向他们缴纳税银的。

福佑刚刚站起来，就听到一个老妇人的声音连声说：“小姐，老爷正在处理正事，这可要不得，这可要不得啊！”

随着老妇人的声音，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在仆妇的追逐下，来到了正堂。

这个少女来到正堂后，径直来到安民面前说：“听说爹爹刚刚收了个门徒，他有什么本事呀？”

老妇人追到正堂，赶紧跪下说：“老爷，小姐她……”

安民笑呵呵地说：“不妨事，不妨事。你先下去吧。”

仆妇站起来，低着头退出去了。

安民这才回过身来对进来的少女正色道：“野丫头，这样不懂规矩，赶紧



见过你洛福叔叔。”

进来的少女穿着红白相间的裙子，梳着独角小辫子，耳朵上挂着穿耳线，一副天真活泼的样子。

从小姐的梳妆与衣着打扮看，她还没有过“沙拉洛”，也就是彝族姑娘特有的成人礼。

听到安民这样说，这才朝站在一边的洛福低了低身子说：“米鲁见过洛福叔叔。”

洛福赶紧还礼说：“小姐金安！”

福佑也赶紧朝米鲁小姐低头还礼。

却不想米鲁把头一扬说：“我见的是洛福叔叔，难不成你也是叔叔辈的？”

福佑赶紧说：“不敢、不敢。草民福佑，乃板落营营长洛福之子，见过小姐。”

其实，在洛福带着福佑来到正堂时，这个米鲁小姐也来到了正堂的后面，他们之前说的话她是一句也没落下。

一眼看去福佑与一般的彝家少年并没什么两样。但福佑说话彬彬有礼、眉宇间透出一种英气，腰间斜插着一把彝人男人标志性的一个物件——弯刀，举手投足间耳朵上的银耳环叮当作响，从小习武，米鲁开始关注上了这个彝家少年。

米鲁小姐一直生活在知州府里，接触的都是丫头娃子、奶妈师傅什么的，稍有间隙，就会躲在父亲安民的议事厅后，听那些来“刍牧”的人讲些外面的故事。当听到这个彝家少年不仅从小学习汉人文化外，还习武，好奇心油然而生。

米鲁小姐从小就拜府里的汉人张保客为师学习传统武功，只是深居府中，一直没与人对练或比画过，那些陪练的丫头娃子又不敢真和她比试。米鲁听到福佑从小练武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后堂冲了出来。

吓得奶妈赶紧在后面追，却又怎能追得上她，这才有了前面奶妈惊恐的声音传来。

米鲁看着福佑，一副不屑的样子说：“刚才听你对我父亲说，你从小练武，要不我们到院子里去比试比试？”

这个米鲁小姐，看上去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一双杏眼水灵灵的，圆圆的



脸蛋如同一个熟透的红苹果，看上去少有的精灵古怪。

这下福佑可着慌了。彝家少年到了十五六岁，那就到了成家的日子，也就是成人了。洛福这次把福佑带来见知州安民，意思很明显，也就是说板洛营后继有人，更重要的是把他带出来，见见世面，以后好接掌营长之职。却不想遇到了这种事先打死也不会想到的事——会被知州小姐挑战。

福佑听到小姐向自己挑战，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应答。旁边的父亲洛福却被吓得不轻。身为下人的营长之子，怎么敢和知州小姐比试？于是赶紧在一边说：“小姐乃金玉之身，这可使不得哟。”

福佑也是双手抱拳说：“小姐，这万万使不得。”

米鲁板着小脸却不管一边说话的洛福，而是直接对福佑说：“为何使不得？我说使得就使得，难不成你是怕被我打败，没了脸面？”

听到他们这样说，安民只是在一边呵呵笑着，却不说话。他的神态自然是想看看这个福佑到底有什么本事，如果被米鲁打败了，他要福佑收入门下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米鲁贵为小姐，土知州府里能人比比皆是，特别是近几年，土司间明争暗斗，安民为求自保，拼了命地网罗人才，放任米鲁和他们交往，文的武的，米鲁倒是学了不少本事。恰好这个福佑，从小习文练武，正好对米鲁所学是个检验，也乐得作壁上观。如果福佑真有些本事，晚上的家宴自然也就水到渠成，如果福佑被米鲁给打败了，晚上的家宴自然也就没他俩的份了。也是安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福佑，这才一时冲动，冒出了请他俩参加家宴的事，还要收他作为门徒，要是走了眼，这个脸也是丢不起的。所以只是笑着，并不制止米鲁向福佑挑战。

福佑在板洛营，也是人人敬畏的大少爷、少营长，论文论武，板洛营的那些子弟难出其右，而米鲁的挑战，传递给他更多的是一种不屑。如果不敢应战一个少女，特别是不敢接受一个还没有接受过“沙拉洛”仪式少女的挑战，那以后这日子也就没法过了。

彝语“沙拉洛”即“成人礼”的意思。彝家少女到了十三四岁，要经过一个“换裙”仪式，表示这个女孩已经成年。一般的彝族少女，都会选择年龄的单数举办“成人礼”。经过这个仪式的彝家姑娘才能穿上彝家少女特有的黑蓝色的拖地长裙，耳朵上才能挂上耳环，梳上双尾辫，戴上绣花头帕。眼前的米



鲁小姐梳着独角小辫子，那就是还没有过成人礼，彝家少女到了十四五岁时，也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土知州的千金小姐不可能十五岁了都还没有举办“成人礼”。米鲁看上去有十四五岁，其实可能也就十二三岁的年纪。从年纪上就要比福佑小，如果输给这样一个黄毛丫头，彝家男人的这个脸可是丢不起的。

米鲁的咄咄逼人激发起福佑少年特有的冲动与好强，只听他说：“小姐执意比试，万一福佑伤了小姐，那就罪该万死了。”

福佑的口气，那是准备接受小姐米鲁的挑战了。说出这句话，那是告诉米鲁，万一被我福佑不小心伤了你，也是你执意挑战，怪罪不了我。

不想米鲁听到福佑这样说，竟然又是轻蔑地笑了笑说：“放心吧，福佑大少爷，能伤我米鲁的人还没有哩。”

米鲁这话这口气，让福佑听了一百个不舒服。

这时候安民才说道：“两个娃娃孩子气，这样吧，就比划比划，点到为止，张保客何在？”

听说米鲁小姐要挑战板洛营营长的儿子福佑，院子里早就聚集了很多人。听到土知州老爷召唤，一个彝族打扮看上去也有六十来岁的老者出来答道：“老爷，张保客在！”

安民说：“张保客，你当评判。点到为止，明白？”

张保客低头抱拳说：“明白！”

安民严肃地追问道：“真的明白？”

张保客有点困惑了，问：“老爷？”

安民说：“两个娃娃负气，你看好了，伤了谁都不行。”

张保客大声说：“明白了！”

米鲁一身的功夫正是这个张保客所授。虽然身着彝人装束，但张保客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汉人。在很多年前，那时候安民还没有当上土知州，一次偶然的机会，安民救下了身负重伤的张保客。张保客伤愈后，就一直追随在安民左右，形影不离。

米鲁五岁起，就跟着他学习武功。

虽然这个张保客就在安民身后，但只有安民点名道姓叫到他，他才会说话，平时少言寡语。但安民身边的人都知道，土知州老爷对这个汉人敬重有加。

土知州府的后院非常宽敞。到安民时已经经历好几代土知州的苦心经营。



梳着独角小辫子的米鲁早已经站到了院子中央，招手对福佑说：“来将何名，本小姐不杀无名之辈。”

福佑双手抱拳，对米鲁小姐行了礼说：“吾乃板洛营少营长福佑是也。”

之前其实福佑已经见过米鲁小姐。此时米鲁要他报上姓名，也是双方将士阵前互报姓名的一种惯例。米鲁这样问，表明她是认真的，这将是一场真正的较量。

“看招！”随着米鲁的话音，福佑只感觉到米鲁小姐的小蛮拳已经招呼到脸上，福佑赶紧侧过脸，慌忙躲过了米鲁这一拳，不想米鲁身轻如燕，已经绕到了福佑的背后，又是一声：“看脚！”右脚的绣花鞋已经挟着风招呼到了福佑的后脑勺上来了。

福佑又是头一偏让过了，身子已经飘飘地退到了三步以外。这下福佑竟然气不喘，脸不红，带着微笑看着米鲁。

米鲁两招不中，而福佑只是一味躲避，并不还手，分明有点小看米鲁。

米鲁顿时有点气急败坏，被福佑不肯还手给激怒了，再次驱步上前，缠在腰间的软剑已经抽了出来。

旁观的人们都惊呼起来。院子里的人都知道，米鲁小姐的剑只要出鞘，没有几个人是躲得过的。而这个米鲁平时在知州府里也是骄横惯了的，剑一出鞘，使出的竟然是张保客教给她的独门剑法“行云流水”。

张保客脸色大变，已经做好制止比试下去的准备。

而站在安民身边的洛福，那更是惊恐无比。看着眼前的场景，洛福后悔这次把福佑带了出来，搞不好，父子俩想安全离开这知州府都成了问题。很明显，米鲁小姐要是胜了，福佑打不过一个没有经过“沙拉洛”的少女，这个脸本身就丢不起；要是赢了，或者伤了米鲁小姐，还能安全走出这知州府吗？想到这里，洛福那是一万个后悔，只可惜事已至此，一切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洛福冒汗的右手已经悄悄紧紧握住了佩刀的刀柄，防备万一有什么不测，父子俩好从这土知州府脱身，即使是杀出一条血路，为了活命，那也是万不得已。

米鲁的剑出来，张保客大声警告说：“少营长小心！”

刚才福佑让了米鲁两招，让张保客看在眼里，说明这个少年心存仁厚，不是那种争强好胜之辈，对这个福佑也生出了爱惜之心，所以出言警告。